

节日忆国歌

高洪波

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,置身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队列里,主持人宣布:“全体起立,唱国歌!”歌声响起,声音雄壮中又不乏悲壮。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”这是一首有着苦难记忆与美丽复兴之歌。

这首歌我一唱五十多年,记得还是在内蒙古草原上小学四年级时学会唱国歌,同时学会的还有《国际歌》。后来,年纪再大一点,看到赵丹先生主演的电影《聂耳》,他艺术地再现了国歌年轻作曲家的一生,把上海亭子间里革命文艺青年的时代风采也重新演绎。这当然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的故事,可对于五十年代出生的我辈而言,仍然显得遥不可及。我们把《聂耳》这部电影与小说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,乃至《小兵张嘎》都视为一类影片,在观赏性强的同时还受了教育。国歌的故事其实没有完,因为我记得在小学学唱国歌的时候,班主任让我们每个人用一粒大的算盘上的珠子,珠子上蒙着一片薄膜,然后用口腔吹出国歌的声音,这还形成我们班上的一个节目。用算盘珠和一片薄膜可以成为特殊的乐器,这种乐器估计任何人都想象不到。算盘珠子的孔成为音箱,孩子们通红的唇奏出国歌的旋律,清脆悦耳,还真有点军号的味道。

后来,我参军入伍到遥远的云南边疆,成为一个业余诗歌的爱好者和写作者。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们这些稍微能舞文弄墨的穿军装的文化人在师里被集中起来,要进行一项工作——修改国歌。当时这是一件大事情,而且肯定不止我们一支部队的文化人参加,但是很遗憾也很惭愧地说,我们枯坐半月,反复撰写新词,但田汉的才华无法遮掩,国歌的词注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,无法超越,也不可能修改。这就像一场战斗,一次次冲锋搏杀,勇士们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民族的长城,这一块一块的砖是他们的血肉和生命,是和年代任何的词汇替换和置换不了的。

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唱起国歌的那一刹那,在无数次会议上大家昂首挺胸唱起国歌的时候,我注意到有一个小小的改变。若干年前,这种仪式性的场合常常是大家全体起立,奏国歌。奏国歌意味着在场者肃立静听,但是后来变了,变成全体起立,唱国歌。虽然是一个字的改变,但是有洪大的声音在会场响起,有战斗的旋律在上空盘旋。所以当我发声高唱国歌的时候,我感到回到了小学四年级学唱国歌的那段岁月。也许现在的孩子们学唱国歌的年龄要早于当年的我们,我觉得唱国歌越早越好,国歌和它对应的是国上,是界碑。记得有一年,在中越边境上,广西的一所界河边的学校,我和一群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升国旗、唱国歌,然后用界河的水冲洗着庄严的界碑。我对那些孩子们说:“孩子们,你们虽然是边疆的孩子,但是我依然羡慕你们,因为在你们的生命中,甚至生命最早的时刻,你们就知道了什么叫‘国界’,什么叫‘界碑’,这样会使你们更深刻地理解国歌,你们理解的深度肯定远远深于内地的你们同年龄的小伙伴们。”所以我很羡慕他们。

有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经历的人,面对国旗唱起一支雄壮中又不乏悲壮的国歌时,唱起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,你会升起一种作为一个在新中国诞生的人的自豪,因为为了这片国土,这个国家,有无数我们的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。所以我们的国歌是一支民族的战歌,为了中国的伟大的复兴,这首歌我们要响亮地、持续地唱下去!从今天唱到永远!



十月金秋,阳光仍然热情不减。走路时还是首选树荫下面走,看着石板路、草坪上,大大小小的光斑星星点点,时有童心起,用脚去踩那些光点。可哪里踩得着,那些光的精灵眨眼间反而踩到我的鞋面上来了。

抬头去看,仍然需要眯起眼睛。秋阳从东南天际而来,光热如箭,金光闪闪地斜射下来,再从香樟、栎树还有海棠树冠隙里钻出,忽明忽暗,或有或无,跳动、变幻,透着一股调皮劲儿。我记得在春雨中去看那棵海棠的花,现在那些花已经结出果实,开始成熟,一簇簇、圆嘟嘟、红扑扑。不止海棠,还有栎树、香樟、无患子,所有的人间草木、所有的花叶与果,都在这热烈的秋光里忙着上色和成熟呢。秋光里的世界是色彩的饕餮盛宴,以至于1882年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里说:“只要秋天继续,我永远有画不完的美景。”

100多年后的秋天,阳光越过陆家嘴林立的高楼,将热情洒进黄浦江、洒在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外立面的花岗岩上。浪奔浪流,潮起潮落,海关的钟声依旧“铛——铛——”地报

出每一个浸着光影的时刻。历经风雨百年雕琢的建筑,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,阳光依旧给所有的繁华镀上深深浅浅的金。天

秋光依然炽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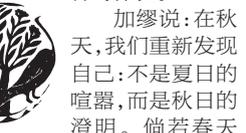
鲁北明月

高远,长空万里。蓝的天、白的云是永远背景,如果梵高看到,又会用怎样的激情和笔触去捕捉黄浦江的碎金呢?

多年前刚到上海那会儿,每逢国庆假期便从金山到市区来,与朋友相约,有时两人,有时三人,骑自行车,从延庆路口出发,去长乐路、淮海路、衡山路……多数时候是无目的出行,纯粹喜欢那种在树下风驰电掣的感觉。有时会突然停下,不下车,单脚撑地,在香樟树下的光影里,仰望一栋老洋房,铸铁的栏杆、红砖的墙面,半墙的凌霄,虚掩的百叶窗边,有几朵橙红的凌霄花在钢琴的乐声中摇曳。有次是去黄河路,在弥散着各种香味的光中缓缓骑过,努力装出一副尚未找到心仪美食的模样来。多年后,金字

澄在《繁花》里写道:秋天的上海,阳光变得柔和,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,落在马路上,像是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。黄河路的餐馆开始飘出蟹粉的香味,人们穿着毛衣,在街上漫步。猜想这是晚秋的景象,但蟹粉的香味似乎是一样

的。譬如林语堂,他在《秋天的况味》里写道: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,是初秋,那时喧气初消,月正圆,蟹正肥,桂花皎洁。这便是文字的魅力了,市井烟火与文人雅趣在秋光里被发现,跨时空、巧妙地转换成关于味觉、视觉和触觉的神奇体验。



加缪说:在秋天,我们重新发现自己:不是夏日的喧嚣,而是秋日的澄明。倘若春天看花,那么秋天该看的的确是叶、是光与影、是成熟与澄明之美。苏轼在《赠刘景文》的诗里说: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刘景文是苏轼好友,出身将门世家,有才华守气节,却因性格刚直、不善钻营而仕途不顺,苏轼评价刘景文是“慷慨奇士、磊落奇才”并向朝廷推荐任用。北宋元祐六年(1091年)秋,刘景文因苏轼推荐而任颍州(今山西隰县)知州。临别之时,两人畅游杭州,苏轼写下这首经典的赠别诗。季节正逢橙黄橘绿的好景致,人生何尝不是呢?那一年,刘景文58岁,苏轼54岁。

《赠刘景文》的诗风跟刘禹锡的《秋词二首·其一》遥相呼应,彼时的刘禹锡因“永贞革新”失败而遭流放,正是人生失意时,“秋词”诗中却一反春感秋

文字如水,流动而活,细淌为美,奔涌为壮。水明白,再大的水势源于细流;文清楚,鸿篇巨著也是字斟句酌集生活细微而成。谈千古,说当下,为什么有的文字淡墨登场,却让人眼目清亮,越读越来劲;有的求媚如东施,速啥说啥,却是越读越索然无味。说来说去,技巧可以欠点,生活积累一定得丰满,不然写不出好东西。

每一路水都想流出样来,每一段文字都想集美闪耀。水受自然约束,造化百态;文字虽可自创,突破就难了。靠一兵一卒,用生活点滴组文,方能敲击读者心灵。水清无鱼,文简则美。这个简指的不是篇幅,是精练而成的文字,一字一句均不可增减。香料多一反生怪味,辞藻过华反而倦目。喷泉好看,多看会掉兴;涓涓细流却永远看不够。人们喜欢的还是自然的东西,包括文字。看作家的作品,总嫌他们写的少。毕飞宇出了十二本集子,我刚捧回时确实读的很过瘾,看完了,没觉得,好像他还差十二集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严谨的写作者不会触碰陌生的题材。李娟写阿勒泰,刘亮程笔下离不开黄沙梁,就因为他们分别在这两地。刘亮程说:“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,不管我的枝伸到哪里,枝条蔓过篱笆和墙,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,我的根还在黄沙梁。”每当读到刘亮程的这段话,便能触摸到他家乡的深情。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,不滥用华丽辞藻,行文简洁明了,如水自然流淌,却照样金句频频。词句从不接受刻意安排,只在文字流淌中灵动闪现,是跳出来的,作者事先可能也未必想到。

写作其实也是熟练工,文笔功底和创作能力都是练出来的。大家出手看似又快又轻松,全因积累雄厚。黄永玉老先生擅画,也挺能写,写完后不看个十遍八遍他是不会放稿的。

水能聚能散,字也是。字留在某篇文章后真身就都回到字典里去,再用再取;成章的文字才是自有的,受保护;而流淌的美文是写作者劳动的果实。

美文是淌出来的

詹超音



国庆好 (中国画) 沈舜安

年初,逞一时之勇答应了表姐为她家女儿做媒的事,之后开始四处张罗,利用身边各方朋友资源进行配对。先后觅得十几位年龄、身高、职业、家庭都颇相当的男子,开启交换照片、互加微信、见面约会的“相亲三关”,有时只过了一关就没下文了,可见看照片就不合眼缘;有时已过三关,双方都表示“还行”,结果又不知道哪里出现BUG而不了了之了。经过半年的“乱点鸳鸯谱”,至今未果,不禁深深感慨这届年轻人的婚恋之路,难。

这个难题不仅是个人的,更

是全社会的。据国家民政部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结婚人数为610.6万对,同比下滑了20.5%,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纪录。同时,社会存在着老龄化加剧、生育率持续走低等问题。今年2025年5月10日起推出全国通办与简化材料的婚姻登记新政策,地方政府也有不少“真金白银催婚”的方案亮出,“国家制度松绑+地方财政托举”的双轨

拍一张书香新婚照

张 苾

因此需要更多人的参与,共同营造“儿女情长”可持续发展的社会。在“上海杨浦”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条信息:杨浦图书馆别出心裁,成为全市首家向新人读者免费开放摄影场地,征集新婚照的图书馆。报名参与的唯一门槛,是拍摄一张手捧书籍、呈阅读状的新婚照片,授权给图书馆作为公益宣传使用。

策略,反映出当前应对婚育形势的紧迫性,因此需要更多人的参与,共同营造“儿女情长”可持续发展的社会。在“上海杨浦”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条信息:杨浦图书馆别出心裁,成为全市首家向新人读者免费开放摄影场地,征集新婚照的图书馆。报名参与的唯一门槛,是拍摄一张手捧书籍、呈阅读状的新婚照片,授权给图书馆作为公益宣传使用。

杨浦图书馆主体建筑始建于1934年,古典的重檐歇山式门楼屋顶,上铺黄色琉璃瓦,屋脊点缀着吻兽饰件,室内朱漆圆柱,雕梁画栋,这种具有中国古代宫殿气质的建筑在上海是稀罕物,因此被市民读者亲切地称为“小故宫”,也是读者心中“最美的图书馆”,摄影非常出片。在这样的馆舍里拍婚纱照,不禁让我浮想联翩:一对新人穿上中国传统礼服,不论朝代,现代改良也行,只要一看就是中国特色。两人各捧一本书,或面对面端坐在宽大的阅览桌旁,或背靠背斜坐在绿草茵茵的庭院中,或肩并肩倚靠在朱漆圆柱的厅堂里,静静阅读。偶尔抬手,相视一笑,“执子之手”的指尖划过书页,“百年好合”的誓言回荡在耳畔,表情是喜悦的,动作是轻柔的。摄影师随意抓拍,让这些镜头为美好的爱情写下永恒的注脚。

在虹桥坐动车,经过十多个小时运行,当晚就到四川成都了,第二天晨起,坐火车继续西行,半个多小时后到了邛崃。邛崃古称临邛,乃巴蜀四大古城之一,已经有两千多年建城史,岁月兴替,邛崃古城的墙体早已不见,但古城楼还在,高耸着筋骨,俨然两千多年前的那副模样,那两扇高大的城门,也不再有人把守,洞开着,还是两千多年前的气势。穿过门洞,是一条长街,路面用石块铺成,小巷中那些带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民居,古风犹存,从斑驳的墙面上,我能窥视到历史的深处,触摸到古城

悠长的文脉。历史在行走中总会留下一些碎片,捧读碎片,如同捧读史册,每一行,每一句,竟是那样的清晰如昨。“风月无边,长安北望三千里;江山如画,天府南来第一州”,邛崃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城。遥想当年,山间铃响马帮来,马脖子上的铜铃铛,在风中发出了悦耳的声响,在古城的长街短巷。邛崃曾经是商贾云集之城,商铺一家挨着一家,接纳城外各地的货品,也将邛崃当地的物产输往各地。

当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埃落定,这样的图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,然而,古城两千多年的酒文化,传承至今,依然在书写着中华文明。

我在邛崃住了好多天,追寻、捧读历史留下的碎片,并非为了考古或者求证什么,而是追寻散落的中华文化瑰宝,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,闪烁着中华数千年奇光异彩,邛崃

古城拾遗

陆林森

遗址、汉代城墙剖面、唐代排水沟遗址、临邛汉代铁器,都引起了我的兴趣,每一片残瓦,每一块断砖、每一只酒器,我都会出神地看上好久时间。邛崃有很多历史古迹和遗址,文君故居是其中最浪漫色彩的一个看点。高高的围墙,粉成了棕红

色,保存着历史的情感温度。卓文君是古代四大才女之一。当年,司马相如抚琴,一曲《凤求凰》深深地打动了卓文君,遂为后来在邛崃当垆卖酒埋下了伏笔,并且留下了奇女子、大辞赋家追求婚姻自由的千古佳话。在邛崃,我既有追寻历史遗存的新奇感,又有捧读历史碎片的获得感,还有对于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的认同感。西山雪岭是著名旅游景点,杜甫有诗曰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可是,西山离邛崃有七八十公里,而且都是山路,但既然到了邛崃,不去看看那里的险峰险峻、峭峻怪石、奇花异草和飞瀑激流

等自然风光,总有点缺憾。上海派驻当地工作的小刘说,这不难,我们有车!跳上车,小刘稳稳地把着方向盘前行。起先,山路还算平坦,后来就渐渐崎岖了。离西山越来越近了,弯弯山道,逐级盘旋,车窗外悬崖峭壁,远处飞瀑垂挂,窗外翠峡,浪花翻滚,浩浩汤汤,奔腾而去,如此景象,看得我和两位同行者惊艳不已。

山路越来越陡峭了,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,越来越窄,弯道也越来越多,如同身坠云雾之中,想起诗人李白笔下的“蜀道难”,这才信服,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,果然是名不虚传。

七夕会

中国人多信奉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的家风家训,对一个新组建的小家庭来说,“书香门第”是对未来的殷切期盼,书香的熏陶放在床头,挂在墙上,潜移默化地勉励双方文脉绵长,也是未来对子女最好的耳濡目染式家教。